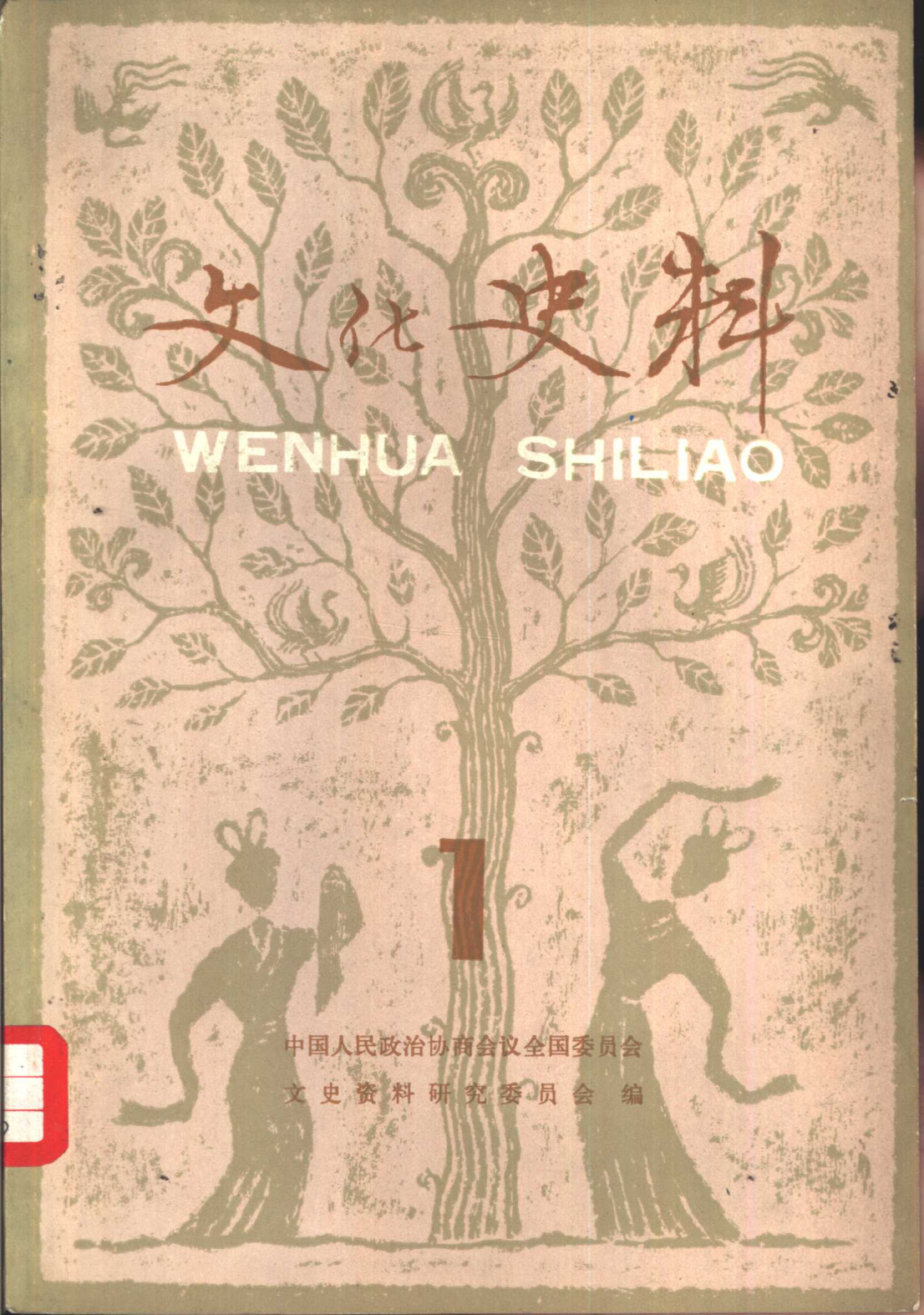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文史史料

WENHUA SHILIAO

1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文化史料

丛 刊

第 一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文史资料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文化史料

(丛刊)

第一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*

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)

地质印刷厂印刷

(北京安德路4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*

1980年8月第一版·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¹/₃₂·印张：8·字数：183,000

印数：1—25,000册·定价：0.75元

统一书号：11224.4

内 容 简 介

《文化史料》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一本文化史料选辑。它是以戊戌以来我国文化界重要人物、重要事件为内容，由当事人或知情人用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的史料。因此内容翔实具体，情节生动，有史料价值。

第一辑包括六位文艺界著名人士的史料，其中有程砚秋的夫人果素瑛写的《往事追忆》，著名电影界人士张石川的夫人何秀君写的《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》，还有回忆徐悲鸿、欧阳予倩、白玉霜的史料。本辑还刊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写的长篇生平回忆录《铁马响叮当》，全辑约十八万余字，并附有一组照片。

《文化史料》丛刊编辑者

(按姓氏笔划顺序)

马彦祥	孔罗荪	刘开渠	沈从文
吴作人	吴世昌	张毕来	张西洛
张世龄	周士观	贺捷生	黄药眠

目 录

花虽凋谢，卖花声将永留人间……………陈叔通（1）

往事追忆

——记砚秋生平……………果素璵（4）

师事程门记……………赵荣琛（40）

难忘的回忆

——记程砚秋与周总理、任弼时的初次会见……………王吟秋（68）

徐悲鸿的少年时代……………廖静文（74）

回忆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……………黄警顽（81）

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稍懈

——回忆我的父亲欧阳予倩……………欧阳敬如（91）

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……………何秀君（101）

回忆母亲白玉霜……………李再雯（161）

铁马响叮当……………常书鸿（186）

花虽凋谢，卖花声将永留人间

陈 叔 通

若讲我和砚秋认识的时间的话，我还是与兰芳认识得较早。御霜（即砚秋）是经罗瘿公先生^①介绍才认识的。我对御霜没有恭维话。我向来与砚秋讲话是没有好话的，当面总是批评他，可他说：我就喜欢听。

砚秋的一生是受压迫的一生。记得砚秋曾给张作霖演过堂会戏，张的手下人把他的戏安排在张吃午饭后，戏码也是很素净的，而把名角的戏放在张吃饭之前。谁知张欣赏砚秋的戏，饭可以摆出去吃，鸦片可以拿出来吸，等砚秋唱完了，张却要睡觉了，搞圈套的人们倒落个适得其反的结果。

砚秋挂头牌是上海到北京。余叔岩把砚秋带到上海唱倒第二。不知因为什么事情，上海军警同余捣乱，余自己偷偷买好一张火车票溜回了北京，把砚秋乾搁在上海。罗瘿公先生把我找去问如何办。第一舞台建议是否要砚秋顶下去，罗公很慎重，考虑再三拿不

^① 罗瘿公、名惇齋，字棧东、敷堪，号瘿公或瘿庵僧，又称倚移居士，广东顺德人，于一八八〇年生于京师。父家劬为清翰林院编修，幼承家学，及长学于粤广雅书院，后从康有为游，与陈千秋、梁启超同列高第。袁世凯称帝，公与立帝制者不合，遂纵情诗酒，注重梨园，独赏艺徒程艳秋，为之仗义赎身延师学艺，凡事亲自扶掖，倾心血于其艺事，培育达九年之久。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，罗瘿公因患肝病不幸故于京德国医院，享年四十四岁，葬于京西山四平台。公之著述除诗文和诸种史笈外，有《鞠部丛谈》二卷及《红拂传》、《青霜剑》等新剧十数种。

定主意。大家主张问问砚秋本人的意见。当时，程大概是二十岁，还很年轻。他却回答说：“若是问我，我就要顶下去。至于有没有把握，看卖座怎么样吧。”于是舞台挂出了牌，说明因为余叔岩大老板患病，乃叫程砚秋挂头牌。我私下问砚秋到底有无把握，他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，真个是有胆量的，结果他的演出天天上满座。所以后来我对他说是余叔岩给了你一个机会。

军阀张宗昌也邀砚秋演过堂会戏。一天，张约砚秋去谈话，谈完后给他现钞六万元，砚秋坚决不收，张无奈何，只得作罢。张是强盗，也是盗亦有道，他亦不得不称赞程砚秋是好男儿。这件事是没有人知道的。

砚秋到上海不去拜流氓，结果沪上小报把他骂得一塌糊涂。尽管有钱的人捧他，他也不卖账。在上海给砚秋写信的不外两种人：一种是女人勾引他，对此，他一概置之不理；一种是穷困告帮的，对此，他则把来信者的地址一一记下。砚秋与我一起出门时，拿着钱就按信的地址往里弄里一钻，也不留什么回信，只是送钱帮人，这是经常的事。程砚秋对有钱的人是骄傲的，对贫寒的人是同情的。

砚秋为人正直，但是这个评价仍嫌一般，他的为人可改两个字，至少应写刚正，他吃亏在刚，好也在刚，唱里有刚。砚秋是一为刚，二为洁，即孤洁也。他确实是在下乡以后，热爱劳动生活，正象砚秋在日记里所记“劳累终日，饱食玉米面而感香甜愉快，作了工，乐得其所”。砚秋喜欢与劳动人民接近，表示与城市士大夫处之不泰然，反之，与“乡野之辈”相处融融，真的是趣在农民不觉其苦。后来他又办了农村学校。砚秋热爱劳动人民是一根红线贯穿着的，这对他以后接近党是很有关系的。砚秋在北京围城中画梅

一枝，附诗两首曰：“料得喜神将莅至，毫端先放几分春”。我回信说这两句诗很好很好，最好题在画上。所以共产党一进城，砚秋就唱了三天戏，以示庆贺。他的诗是喜欢共产党的，凡是被压迫的人对共产党都是表同情的。他不靠什么山。砚秋在解放后曾讲过：

“什么宗什么派，我全不加入，要加入，就加入中国共产党”砚秋一生受压迫，对劳动人民同情和热爱，解放后对党愈加爱慕和接近，并决心接受党的领导，努力为人民服务。最后终于参加了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中国共产党。这是要突出描写的。

砚秋是不假声势的，他完全是靠艺术打出来的。他主张戏曲要承担改革社会的任务，《青霜剑》一戏就是讲这个，王瑶卿这位先生是真负责任，砚秋的戏他每场必听，砚秋征求他的意见，常常讨论到天明。《锁麟囊》一戏是集其艺术大成的，戏的内容是有些问题，砚秋也很想改。他交出本子一年多，自己提出了意见，结果是没有给人给他改。过去这出戏在上海一唱，是任何人打不倒的。后来就是这出戏不叫他演，不给他改。《锁麟囊》这出戏艺术上是 很高的，内容至少是可以改好的。

砚秋对地方戏有深刻的体会，得力于此甚多。当然，电影、外国歌剧等，诸如此类，对他的艺术创造有益，但要突出地方戏对他艺术的影响。

现在的不少名角能自己演戏，但不能教别人戏，这点我本不晓得。后来听说砚秋讲课，讲得好极了，能唱的不一定能教，而他既能表演，又能教人，这是难能可贵的……。

陈叔通口述 程永江整理

一九六一年

往事追忆

——记砚秋生平

果 素 璞

我与砚秋同庚，都是生于一九〇四年（光绪三十年）。我俩十八岁订婚，十九岁正式结亲，那是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间的事情，也正是砚秋刚刚出师独立组班并第一次去上海演出的时候。我们两人艰难创业，一起经历了黑暗的旧社会的风风雨雨，满怀欢欣地迎接了人民的翻身解放，在共同生活的三十五年间，互相信任感情甚笃。他若不是因为急病过早地离开我们，他若能健康地活到现在，到今年恰是七十六周岁了。砚秋为了人民的戏曲事业奋斗一生，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刚刚过上几天好日子，正要实现其多年努力而未及完成的戏曲改革计划，谁料到他在紧张的准备率领中国京剧团赴北欧访问的前夕，却突然倒下去了，一想到此我心里就很难过。算起来，砚秋逝世至今已有二十二年了。他的遽然病逝对我的精神打击是太沉重了，在刚刚举行完追悼会以后，我就一头病倒在床上，再也起不来了。当时，我暗自想不如紧跟着他去了，但是转念一想不行；我的两个儿子还远在国外，这么多孙男弟女还没有长大成人，怎能舍得丢下他们，再说决不能让人家说程砚秋一死程家就从此完了，我要振作起精神支撑下去，不然的话怎么对得起砚秋，更对不起总理和贺老总对砚秋的一片苦心培养，我不争别的还要争口气呐。自打砚秋逝世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，他的徒弟都

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。砚秋的前辈人全不在了，他的同辈人也所剩无几。前年，我的长子回国探亲时，要求我谈谈程家的家史，把录音放给孩子听，为的是叫他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根，落叶归根嘛！趁我身体还好，把自己知道的往事告诉后代，好让儿孙们了解前辈创业是何等不易，要保持住好的家风就更难更难呀！

我家本不姓程，亦非梨园世家

砚秋本不姓程，他是满族正黄旗人，在旗的是指名为姓，他最早的官名叫承麟，出师以前由恩师罗惇齋（字癭公）先生作主把旗姓的“承”改为汉姓的“程”，最初的艺名也不是砚秋，而是程菊依，以后又改称程艳秋，字玉霜，最后才改为程砚秋，字御霜。这改名的经过和其中的涵义以后还要专门谈的。

砚秋的先祖也不姓承而是姓李，听婆母讲，我家的祖籍在东北吉林长白山，今吉林省通化、临江一带。原来家藏一张文牒，是用宽达一指长尺许的白毛头纸书写的敕令，上记巴特鲁兵远征朝鲜的事，表彰了先祖的战功。陈叔（通）老看了这张文书连说这是好东西，嘱咐我要加意保存，可惜在扫“四旧”时把它同家谱一起烧掉了。先祖后随老太罕（摄政王）多尔袞入关，用婆母的话说就是“揪着龙尾巴来的”，打仗战死，皇上赐金头葬在北京德胜门外小西天，是无头葬。这块老祖坟也是八旗兵进关后跑马圈地占的。过去有人考证过，说乾隆朝的英和是砚秋的五世祖，张次溪先生^①在《程艳秋

^① 东莞张次溪，戏剧史料编辑家，曾精选梨园笔记二十八种辑为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一书，又撰《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》及《北京梨园掌故长编》，著有《近六十年故都梨园之变迁》及诸伶传记多种。

传》里也有“满洲煦斋相国五世孙也。父袭旗营将军职”的话，不知考证的对不对，不过家里确实保存有一方“四代翰林之家英和之印”。砚秋曾祖父阿昌阿，曾祖母王氏也是官宦门弟，传到他父亲荣寿仍然是世袭爵禄，住在德胜门里正黄旗界内的小翔凤胡同老祖宅，砚秋就是在这儿出生的。

我的公公荣寿（约生于一八五四年，咸丰四年甲寅，故于一九〇五年，光绪三十一年乙巳）是独生子，外号“荣胖子”，与荣福、荣禄同辈。他不愿意到内廷当差，便把爵禄让给了叔伯屋的二弟荣福，自己成天价提笼架鸟养狗抓獾。公公的前妻受婆婆气积郁成病，死的时候还很年轻，也没有留下儿女。我的婆母托氏（约生于一八六四年，同治三年甲子，故于一九四〇年二月）是续弦，娘家没亲人，只有一个妹妹，后来这个妹妹也故去了，与我婆母的娘家父母一齐埋在程家的老祖坟了。托氏婆母养了四个儿子，长子承厚（后改名程子明）、二子承和（后名程佐臣）、三子承海（后名程雨秋），砚秋行四，年纪最小，原名承麟。家里是公公当家，他总怨婆母不会过日子，婆母后来常说：“我买点针头线脑的跟你公公要钱，他老拿算盘子儿抠我，可他整天拿枪满地打猎去，腰里掖着元宝辫子，就是不给我一个子儿”，这老夫妻俩总吵架。

砚秋出世不久，也就是怀抱刚刚会叫爸爸，公公却得了个肚子痛的暴病，没有几天就死了。那时家底还挺厚，公公身后留下不少房产，砚秋的大哥和二哥在皇宫禁卫军里当差拿钱粮，日子还算可以。公公一死，我婆母也想得开了，常带着两个小儿子撒开了去南城看戏。那年月，天一擦黑，正阳门、宣武门就都关了城门，家在内北城住，去南城戏园子听戏就得在外城住店打尖吃饭馆，反正砚秋的二哥已经娶亲，有二嫂尹氏看家，婆母更放得下心。什么谭叫

天啦、①路三宝啦②、汪笑侬啦③，那戏一听就是好几天。砚秋和他三哥看完戏回家，就爬上房顶披着衣裳学着舞台上的样儿唱呀跳呀，学这学那。除了看戏，就是跟邻居的孩子们到后海洗澡，整天游泳，连梳小辫儿的红头绳都给洗白了。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过了没有两三年，家境就越来越不济了。寡母孤儿再没有别的进项，光靠公公的世袭钱粮，二爹（按：旗人管二叔叫二爹）是掌握发放钱粮的差事，婆母成天出门去找荣福要钱粮，回家来总是两手空空，埋怨荣二爹不给钱，说他卡寡妇孤儿的嗓子眼儿。小翔凤胡同的老宅院维持不下去了，就开始搬家。听婆母讲，刚从小翔凤胡同迁出来的时候，还拉了十几大车的东西呢，可见那时的家境并不算太坏。先是搬到北京西郊海甸西的小营，以后前前后后又搬了七八次家，真是越穷越搬家，搬一次穷一次。等到搬到了南城天桥大市（又叫穷汉市），就完全变成了赤贫了。砚秋说过，当时住在大杂院的一间又黑又小的破瓦房里，家里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，除了炕上的苇席和几床破被子，再没有什么财物家俱了。大哥和二哥从禁卫军退役，成天游手好闲，根本不管家里死活，老太太只得靠自己揽些针线活计勉强拉扯着两个小儿子苦熬岁月。砚秋那时也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六岁孩子。

① 谭叫天，京剧前辈谭鑫培之别名，为别于乃翁谭志道“老叫天”，均誉之为“小叫天儿”，湖北江夏人，生于一八四七年，逝于一九一七年，名金福，字望仲，堂号英秀，坐科金奎班，初习武生，后专工老生，为京剧革新家之一。

② 路三宝为清末民初的著名旦角演员，梅兰芳先生曾从其学《醉酒》的身段。

③ 汪笑侬本儒生曾举于乡试，善诗文，后入梨园，初习小生又改为生角，以《哭祖庙》、《马前泼水》诸剧为最擅长。尤能自行编剧撰有《党人碑》、《献地图》、《刀劈三关》等剧，自号伶隐。

卖身学艺，童年不堪回首

同院住着一位唱花脸的，姓名记不得了，看这孤儿寡母可怜，说承麟这孩子模样俊，不如去学戏，放他一条生路，将来兴许混得出来，老太太总还有个指望。这样，托戏剧界唱花脸的先生介绍，写给了荣蝶仙为徒，七年字据，开始一年不计在内，加上帮师一年，前后共须学徒九年。荣蝶仙是陆华云先生办的长春班坐科，工刀马旦，他是王瑶卿先生的亲戚，荣的爱人是大马神庙王家的外甥女，当时住在南城魏染胡同。砚秋从进了师傅门，荣也不教戏，把他当小听差使唤，荣的脾气很暴，稍不顺心就拳打脚踢。婆母去师傅家探望，知道这情形很不放心，再托出介绍人来跟荣蝶仙说，不给我们孩子学戏，不就把孩子耽误了，这样，才开始让砚秋学戏。开初想学武生，因为年岁大了骨头变硬了，又改学武旦和花衫。砚秋为练功受的罪就不能说了；整天脚上绑着木跷，跑街干活都得踩着，晚间上床睡觉也不准拆下来；伸腿窝腰练基本功时，有时师傅在外面受了邪气，回家拿徒弟撒气，还没等砚秋练完功把筋骨蹀跹开了，就劈头盖脸一阵痛打，日子长了，他的大腿后侧就淤起许多血疙瘩。直到一九三〇年，砚秋到欧洲考察戏曲音乐的时候，才请德国的外科医生开刀治好这童年落下的毛病。后来，师傅看砚秋嗓子不错，又决定让他改学青衣，是请陈啸云先生^①还有一位姓吴的先生（姓名忘了），给开的蒙，边学边唱边给师傅效力，唱的都是堂会戏，经常在南城浙慈馆^②演出。砚秋的基本功学得扎实，

① 陈啸云，晚清著名青衣演员，为四喜班二路旦角谢双寿之徒，自光绪九年亦在姚增禄领班的四喜班演戏，与同班之余紫云、罗福山、吴奎仙、戴韵芳诸名角先后齐名。

② 浙慈馆，为北京前门外东大市著名票房《春阳友会》的所在地，樊迪生先生曾主管，余叔岩倒嗓时期亦多在此票房。

嗓子也好，年轻时唱戏，外面有个外号，说他唱的像“陈石头”（按：指像陈德霖先生）。硯秋还在师傅门就开始变嗓，记得我父亲果湘林先生管过几次堂会，一次，回家对我母亲说：“我管了一档子堂会，不知道是谁家的男孩儿，唱的是《玉堂春》，听他嗓子还没变过来呢，可真不错，有出息！戏完后开份的时候，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走了”。我父亲不识字也不晓得他是谁，后来我们看《群强报》上的戏单，才知道父亲夸奖的那男孩子就叫程菊依，这是硯秋最早的艺名。

恩师罗瘦公和王瑶卿先生

在硯秋变嗓的节骨眼上，荣蝶仙接了上海戏院的包银，这时硯秋要是强挣扎着演出，嗓子没完全变过来就会毁掉，今后就甭想再吃这碗戏饭了。广东顺德名士罗瘦公先生经常看堂会戏，很早就注意到了硯秋这个后起之秀，听说此事非常着急，他见义勇为打抱不平，托出人找荣蝶仙谈，愿借六七百银元为硯秋赎身，算是把他从师傅门接出来了。

诗人罗瘦公先生为了培养硯秋真是熬尽了心血呀。他老人家在北芦草园租了所房，把硯秋的母亲、兄嫂们从天桥大市接到那里，延请中医为硯秋调治嗓子，请乔蕙兰先生^①教昆曲，九阵风（阎岚秋先生）^②教武工和大小五套刀枪把子，亲自给他开讲诗词歌赋，教授书法，安排看戏和电影的功课表。硯秋的文化程度本就不高，只是五、六岁时上过一年私塾，因为家贫又被迫辍学，他以后

① 乔蕙兰，字纫仙，吴下人，佩春堂弟子，工昆旦，擅长《挑帘》、《裁衣》、《刺虎》、《风筝误》等曲。颇有声名，梅兰芳亦曾从其学昆曲。

② 九阵风，为著名刀马旦阎岚秋先生之艺名。

在文化艺术上能够获得大的成绩，主要是罗瘿公先生在这阶段给他打下的基础。在旧社会许多京剧演员吃亏在没有文化，学戏主要是口传心受，师傅怎么教徒弟就怎么唱，自己看不懂剧本唱词，更不用说分析剧本研究人物角色了。罗先生深知这是个弱点，就下力气教砚秋学习读剧本，这样，既学了文化，又熟悉了剧情。

砚秋得益于王瑶卿先生^①的地方极多。从师傅荣蝶仙先生的线上算，他管王老夫子叫舅老爷。王先生爱才，说砚秋是块好材料，砚秋也非常敬爱瑶卿先生，爷俩很投缘。在他住在北芦草园的那阵子，他经常去的地方除戏馆、电影院之外，就是三处：一是长巷头条的广州会馆—罗瘿公先生的寓所，一是大马神庙太原王宅，再就是北芦草园梅兰芳先生的家。砚秋几乎每天“长”在大马神庙王家。瑶卿先生家里的内行外行朋友川流不息，每日都是高朋满座；王老先生又好贪晚，砚秋在一旁伺候着，直耗到客人散净，瑶卿先生吸足了烟精神头上来了，才兴致勃勃地给砚秋说点戏，教几段唱腔，这已经是半夜一两点钟了，等从大马神庙回到家里常常是凌晨三点多钟。我同砚秋结婚以后，他也总是天天到王大爷家学戏，如此从无间断，我和婆母就在家里边作活边等着他回来，陪着砚秋一块熬夜。

① 王瑶卿，原籍清江，后因久住宛平遂转入宛平籍，为光绪年间著名武生王彩林先生之子，名须生郝兰田之外孙，由田宝琳先生开蒙，十岁时父故，家道渐中落，乃入三庆班从崇富贵学武旦，后改从谢双寿习青衣，十四岁在三庆班“借台演戏”，甲午间数次入宫承差，得益于内廷供奉时小福颇多，后搭小鸿奎班演戏，渐露头角。光绪丙申丁酉间搭入福寿班，与旦角陈瑞麟、陈德霖、胡来仙同班演出，以《虹霓关》等戏为最拿手；倒仓复原后，经岳父杨桂云介绍暂搭四喜班，庚子乱后，与陆华云、胡来仙、陈德霖合股再起福寿班。瑶卿先生戏路极广，富有革新精神，对京剧旦角的做工、唱工、扮相和剧目、戏词均做了重大改革，后又倾力于培养后起之秀，诸多著名旦角皆受业于古珣轩门下，实为前继胡喜禄、余紫云，后开创四大名旦新路之重要京剧革新家。

砚秋十五岁那年，经罗瘿公先生介绍拜梅兰芳先生执弟子礼。梅先生给他说了一出《醉酒》，恰巧南通伶工学校成立典礼请梅去庆贺，梅先生有事不能去，就叫砚秋代表他去演。演的是《醉酒》，这是砚秋倒嗓以后第一次登台演唱。这样，砚秋在罗瘿公先生的悉心培育下，不到七年就提前出师了。他没出师的时候，家里一天一个急，婆母三天两头到前门外关帝庙烧香求神，盼着儿子早出师好赚钱养家，后来跟包的回来告诉说老四要出师，这才放了心。可是，这是跟人家银行借钱“赎师”，把嗓子调养好就得赶着搭班唱戏，好挣钱还亏空。他先搭的余叔岩先生的班^①，跟余合作唱《打渔杀家》、《御碑亭》之后又同高庆奎、朱素云一起组班^②，最后由罗瘿公作主才独立成班。砚秋最早是在北京三庆园，后在南城粮食店的中和园和华乐园演出，罗先生自己编剧本，王瑶卿先生导演，一年准有几出新戏露演，像《梨花记》、《龙马姻缘》、《琵琶缘》……十八岁那年，也就是我和砚秋订婚的一九二二年，罗瘿公先生带着砚秋第一次去上海演出，在亦舞台一炮打响了，这就为以后多次赴沪献艺打下了基础。砚秋这最初的成功，确是罗瘿公、王瑶卿先生花费几年心血培养，也是许伯明^③、袁伯夔^④、周梅泉、樊

① 民国八、九年（一九一九—一九二〇年），程搭余叔岩、梅兰芳先生合作的《喜群社》。

② 民国十年（一九二一年），程搭高庆奎、朱素云先生的《庆兴社》演戏。

③ 许伯明，原任中国银行驻北京分行行长，与罗瘿公先生极交好。

④ 袁伯夔，祖籍湖南湘潭县，名思亮，字伯夔，号莽安。父树勋曾于京津居官，后任清两广总督，膝下六子，伯夔居长。伯夔曾任官职于印制局，擅诗文书法兼通文艺，为沪上“三八会”（逢每月之三、八日沪上各诗人文士齐聚一堂谈诗论画，故称“三八会”）之倡导人，与周梅泉、陈散原、陈夔龙、钱冲甫、况夔生、谭延闿、袁帅南诸名士过从甚密。伯夔暨“三八会”诸公与罗瘿公极交好，于沪上鼎助罗、程极力。

樊山^①、陈叔通诸位前辈好友多方爱护的结果。

程果的婚事和果余两家的家史

我和砚秋^②的婚事是由梅兰芳先生早故的夫人王明华女士作的大媒。说起来话可就长了。戏曲界都是套连环的关系，论起来我娘家母亲与梅家还是亲戚呢。梅大奶奶王明华是王毓楼的亲姐姐，王少楼^③的亲姑姑，她管我母亲叫大姐，我们称呼她为舅妈。梅家老祖母的女儿，兰芳的姑母，嫁给秦稚芬先生，她与我母亲性情很相投，经济上有拮



程砚秋与夫人果素英结婚合影

据也互相通融，我母亲叫她老姑，我们称她二姑姥姥，老人家膝下有三女一子，她的儿子秦叔忍先生，跟我们一起在大外廊营我家的

① 樊樊山，名增祥，字云门，自号樊山老人，湖北人，晚清进士，出为县令，后迁陕西布政使，辛亥官江宁布政使。民国前后北还，与京师诸名士游，常涉足梨园，赋诗以赠诸名伶，又撰编《盘龙剑》、《后义妖传》等皮簧剧本。樊山老人卒于北京，享年八十余。

② 王少楼，字兆霆，武生王毓楼的长子，梅兰芳的内侄，九岁入斌庆社坐科，并得家传及高庆奎、张春彦、李鸣玉、李洪春诸前辈的指点，十七岁拜余叔岩为师，能戏六十余出，一九三〇年始与程合作。